



## 我們掌權的基督

吳老牧師 (Rev. Hans Waldvogel)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林前十五：25）。  
基督耶穌：天必留祂，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徒三：20、21）。

那種統治是猶太人所不期待的。他們期待屬地的彌賽亞，地上的君王，一位像大衛一般，坐在屬地的寶座上。他們也沒有期待神那麼豐富的祝福，正如神所願意賜下的。但在使徒行傳第四章彼得得的講道中說明：在神心中的國度，是屬天上的國度，而神實際給我們的君王是高過諸天的。

地上的國度不足以叫我們從罪惡中得釋放。在神心中，祂有祂自己的計劃，祂要造一些兒子和女兒們與祂相稱，眾子和祂的獨生長子一般。這件事猶太人完全沒有預備好，他們尋求一個地上的國度。當他們覺得這位地上的基督叫他們失望之後，他們釘祂在十字架上，因此成全了神藉先知所說的應許。彼得說：神既興起祂的兒子耶穌：（徒三：26）。

這經文有我們偉大的救恩，耶穌基督征服死亡和魔鬼，祂已廢掉死亡，藉著福音帶來生命和永生，並且歸向光明。如果一位彌賽亞不能做這些事，當然就無法幫助猶太人，更別說外邦人了。但現今神已設立祂在天上的寶座，祂必掌權，直到仇敵被征服在祂的腳下，那就是萬物復興的日子。

我們需要一位高過諸天的救主，祂能夠答應我們的禱告，能夠帶領我們到神面前，能夠以聖靈來充滿我們，能夠把我們從撒但的權勢和罪惡的力量中釋放。我們有一位這樣的救主，當彼得說：神差遣祂到你們這裏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罪惡。他說明了神的意思：神應許了亞伯拉罕，成為地上萬國的祝福。祂說：地上的萬族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保羅說得很清楚，那個後裔就是耶穌基督。以色列人的使命是將神的兒子介紹給這個世界，祂是神也同時是人。以色列人已經完成了這個使命，他們釘祂在十字架，因此他們開了大衛家清洗罪惡和不潔的泉源。

如今聖經說：神差祂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多人回轉離開罪惡。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對神沒有意義，但那從神生的人接受了祂的救恩。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也是神的衆子。聖經刻畫出神所安排偉大的救恩，藉著叫祂的兒子耶穌從死裏復活，設立祂在天上遠超過執政和掌權的。

這是我們該知道的事，也是猶太人該知道的事。當我們知道時，聖經說，藉著認識祂，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得與神的性情有分。這就是救恩，這就是

福音，叫我們每一位回轉離開罪惡，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當彼得說：天必留祂，那兒有我們的救恩。我們的「頭」，是天的「頭」，是在父神的右邊。沒有那中保，我們早已永遠沉淪了。但因為祂為我們的罪成了挽回祭，藉著叫祂從死裏復活，祂使祂稱義，使祂成為新約的執行者，我們藉著祂的信得以進到父神的面前。

我們沒有使用這應許是我們自己的錯。這是保羅為何向提摩太說：你要記得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從死裏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這就是我們所傳講國度的福音。

那國度是屬天的國度，是神的國度。神不是恢復猶太人因不信而失去的國度，祂要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帶入祂的國度；耶穌說：你們的天父樂意將國度賜給你們。祂是說到裏面的國度，屬於我們的國度，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的功效而成功的。當耶穌在我裏面統治，祂征服一切敵人，祂趕出每一個仇敵，祂將我從魔鬼的工作中完全拯救出來。但這些只有在我向復活的君王耶穌基督敬拜時，才能成全，我也只能在信心中如此行。這是使福音那麼有果效的事物。這也是為何耶穌基督的福音向那些相信的人是神的大能，因為那是復活君王的信息。

耶穌說：基督豈不是要受苦並進入祂的榮耀中嗎？在那兒，祂作成了，祂完成了，祂進入祂的榮耀，祂為你為我完成了。當你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信心產生果效，耶穌基督的生命成為你的了，臨到你，成為你的產業。祂叫

我們復活一同坐在天上。這是使徒的大信息。

整卷使徒行傳你會發現那偉大的信息，就是你們釘十字架的耶穌是活的。當祂在世時，祂能開瞎子的眼睛，無論在那兒，祂能醫治特殊的病況。現在整個耶路撒冷已經滿了祂名的權能。無論祂門徒在那兒傳揚祂的福音，偉大的神蹟跟隨著。當癱腿的人在聖殿美門得醫治時，彼得宣稱非因自己的能力和敬虔，乃因信祂的名，祂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藉著「祂」的信心，今天和當時一樣有效。

當然我們會說彼得是一位使徒，那是真的。彼得有一個恩賜是我們沒有的，那也是真的。但同時我們和他有同樣的耶穌。天必收留祂，換句話說，祂必須佔住那天堂的寶座，因為神給祂能力勝過凡有血氣的。那是有權柄的意思。

如果祂在耶路撒冷作君王，管理猶太國，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機會了。也許我們要服在猶太人以下來領受那祝福，但祂是宇宙的君王，祂是我的王，祂統管凡有血氣的，每一個仇敵都在祂腳下。這就是保羅所說，耶穌是王，這是在祂裏面信心的表白。

這就是癱腳者得醫治時，彼得的宣告。這人一生被魔鬼壓制，生下來就是奴隸，他出生就在鎖鍊中，不能行走。彼得立刻知道那是魔鬼的工作，但耶穌基督在寶座上釋放他。這就是神差遣祂和聖靈來，所要做的事——釋放被魔鬼壓制的人。在耶穌基督的名中，全世界的人被祂寶血所救贖。如今要我們宣揚，這就是我

們必須宣揚的福音，是關於一位，曾經完成、成全工作，並且壓碎一切仇敵。當我們相信、接受和承認，那就成了。這是不變的秩序，當罪在那裏掌權，基督必要掌權。

這是我們常常失敗的地方，很難找到一個人生病時不承認它。人們喜歡得到同情，他們喜歡說他們病得多重。有時他們會說，我去醫生那裏只是爲了知道是何種病，我不想用藥，但也許醫生會告訴我吃什麼或做什麼，告訴我什麼問題。但當你停止承認生病，你宣告耶穌基督是主，祂是主，祂是主人，祂已征服仇敵，祂在寶座上；撒但被擊敗了。

神差遣耶穌來祝福我們，這是聖靈來所要作的。耶穌基督的福音是聖靈的水流，是這位復活神子的同在。我們不能沒有祂而活，我們不能傳福音而無祂，我們不能有信心的禱告而無祂。爲什麼是信心的禱告，因爲那工已經完成了。

當我從事信心禱告時，我常會選擇和誰一起禱告。許多人使禱告失效。他們訴怨、呻吟，說一些不信的禱告。他們盼望用好的辭句，爲什麼不發出信心的禱告呢？

有時候最好的信心禱告，是簡單地把眼目注視耶穌，耶穌是大有能力的，耶穌基督已經征服了仇敵，一切敵人，這個肉體和一切肉體。沒有一個敵人未被對付在加略的十字架上，沒有一個魔鬼能夠起來抵抗，一位宣稱耶穌基督是主的屬神的孩

讚美由此而來，這也是讚美是那麼不容分辯的重要。你和我如果不讚美主，我們會被打敗。但當我們讚美，我們是宣告耶穌基督已經得勝。祂是主人，而非魔鬼。並非腮腺炎或麻疹是主，而是耶穌基督，祂是爲我，爲我祂死在十字架上。爲我祂必須受苦，祂必須被擊打，但爲我神叫祂從死裏復活。爲我和我的需要，神將祂放於寶座上，將榮耀歸給祂，奇妙的、奇妙的耶穌。

到多久我們才用口來承認祂！在我們裏面有許多不信，當我們進入一些苦境，進入一些麻煩，我們就看見我們內外的不信。不信被接種在我們裏面，那是地獄的毒液，除掉它，我們應多多默想這些奇妙的真理。使徒說，我們必須以祈禱、傳道爲事。這是使徒的工作，使活泉湧流。一次再一次神以聖靈充滿他們，並給他們勇氣，述說生命的道。

福音就是如此；是信息關於生命的王子，藉福音將生命和永恆給人。

如果在服事中休息或是給魔鬼留一點地步，我會被打敗。不須「大的」細菌使你病得要死，不是許多「大的」不信叫你失敗，而是小的急燥，小的問號：「我知道如果：：」、「不知道爲何：：」，我們問各樣的問題，所以我們打敗了神。除非直到你用口承認耶穌基督是主，你才得著勝利。

祂是復活的神子，升天而天必須留祂的基督。這就是耶穌說的意思：你們如同婦人生產痛苦，但我要再見你們。當祂再見他們時，是以在寶座上全能的神，以教會的頭再見他們。

哦！讓我們俯伏，讓我們認識祂。使徒保羅寫信給提摩太說，這些事你要思想，專心去做，使衆人看出你的長進來：：。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從死裏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爲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使徒保羅喜樂的完成他道路的原因是他從不放棄。他說當跑的路我已跑盡，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你我都必須繼續相信。如果耶穌基督必須經歷這些，如果他必須統治直到每一仇敵被征服，那麼你我必須保持信心和見證。當我們如此行，耶穌基督會率領我們勝利。

沒有一個敵人的攻擊，是耶穌基督所不能，或是未在十架上征服的。祂允許祂的攻擊是要維護祂的得勝在你身上。神如何顯明十架的得勝，除非祂允許你面對面遇到仇敵。這些由於我們不信而被高舉的仇敵，必須被擊敗，那乃是藉著接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和祂是主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你心中，你相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你會有份於神兒子復活的生命。

不再是我！這是得勝的秘訣。如果是我自己活著，魔鬼會被允許來試探我、試驗我並且打敗我。因爲魔鬼宣稱所有的肉體，是屬於牠的領域。聖靈使我們在基督裏坐在天上和住在天上。父啊！你所賜我的人，我在那裏叫他們也在那裏，好叫他們能看見我的榮耀。在地上這樣的事要成全：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話就是真理。

哦！這奇妙神的話，我們爲聖經要多麼地感謝，因爲它不妥協。它將一些榮耀

的真理告訴我們，它不告訴我們別的，這些生命的道。天使告訴哥尼流說：那將救你和你全家。是生命的道，耶穌基督活著，天必留祂，直到萬物復興的時候。那是什麼時候？是耶穌基督全然征服一切仇敵的時候，他將國度還給神，祂的天父，叫神為萬物之主。為那榮耀的日子耶穌在忍耐，而我們也在等待。

聖經說：從此等候（另譯期待）：：：，我喜歡那字：期待。那是說到：祂坐在神的右邊，從此等候（期待）：：：。耶穌你在期待什麼？耶穌在期待從我們來的一些事。我們知道後會吃驚，耶穌怎樣對我們有所期待。祂期待什麼？在祂將自己獻上，祂期待什麼？祂期待我們至死忠心，在每一試驗中，我們承認我們是罪的奴僕，疾病的奴僕，但耶穌基督已得勝了。

這工作已經完成了，

祂腳下粉碎一切仇敵。

有一奇妙的故事。一位女孩從秘魯到委內瑞拉的班達家中。她動過五次手術。當她到達他家時，班達一家人接待她。我問說：你需要幫忙嗎？班達先生說，不久當嗎啡作用消失時，我們需要禱告。當嗎啡失效時，她叫喊、尖聲喊叫。班達家人說：妳需要醫生嗎？她說：不，我需要主。

所以我們一起禱告，班達先生一直用方言歌唱並且翻出來；有兩個人同心合意的禱告，就為你們成全。我們禱告一、兩個小時後，突然就如閃電擊中房屋一般，整個房子充滿了光明和神榮耀的能力。那女孩不僅得到醫治，也被聖靈充滿。那是

偉大的神蹟。

更大的事你們要做，為什麼？因為我去見父。哦！奇妙的奇妙，誰能夢到如此偉大的救恩！

但如今許多人想把他拉下天堂，叫祂坐在耶路撒冷金子或銅的寶座上。告訴我許多猶太人荒渺無憑的話語。

※※※

## 謙卑下來

吳老牧師

那些真實下來，也真實進入其中，以致聖靈能掌管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舌頭、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感覺，以及他們的計劃的人在那裡呢？

在神裡面有一個地方，在那裡你能被聖靈掌管，在那裡神能管治你，你在最小的事上都沒有力量反抗它，你不會有什麼事憑自己去作，這會如同活著一樣的自然，因為現在耶穌基督住在你裡面。

神有一個地方，祂賜下一個有關耶穌基督的啓示，使祂成為絕對的主。那意味著我要下來，這就是為什麼「下來」是一個何等榮耀奇妙的經驗。它使我進入基督裡面，那就是神的國臨到我們。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 我們的主所使用的聖經

艾德森·阿弗列 (Alfred Edersheim)

作者簡介：

艾德森·阿弗列（一八二五—一八八九），生於維也納，父母都是猶太人，是個有名的聖經學者。他廿幾歲時住在布達佩斯，擔任語言教師為生。在那座城市裡，「拉比」鄧肯·約翰是一群蘇格蘭工人的隨行牧師，他們正建造一座跨越多瑙河的橋樑。在那裡阿弗列成為基督徒，並與鄧肯一同到愛丁堡的「新學院」讀書。以後他在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中做了一年的宣教士，在邁向中年時，他定居在英格蘭，專心從事著作。晚年住在牛津，被指定為七十士譯本的專任教師。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彌賽亞耶穌的生活與時代」，這本書再版多次，是非常有份量且引起廣泛興趣的佳作。後來他健康衰弱，遂前往瑞士的曼通待了一個冬天，一八八九年在那裡去世。

在基督的時代，一般通用的聖經是那一種版本呢？這個問題是非常實際，也非常重要的，因為新約福音的真道是源自這本古老的聖經。

當我們回溯到十幾個世紀以前，試圖去了解新約聖經的時代與光景時，我們遇見的似乎是一些奇怪的事物，言語的表達方式對我們也很陌生，那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其中的區別，並不完全在於東西方的不同，也不完全在於那一個世紀的文化與今天的差異，事實上無論是服裝、禮儀、生活方式、社會型態，都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當時通用的語言，今日也已不復存在，除了在偏遠的敘利亞和庫德族中還保留一些之外。這些都是我們知道的，他們思想的習慣、論理的方式，都劇烈地影響他們的良心，以及家庭、個人、和社會生活；他們墨守的傳統對現代人而言，實在是容易了解的。

舉例來說，他們如何守安息日，他們將這傳統上溯到尼希米的時代，在安息日不可移動任何器皿，除非你在餐桌上用刀切開無花果，或用湯匙舀掉酒上的浮渣。嚴謹的法利賽人就嚴格了，他們允許裁縫在安息日別一根針在衣服上，卻認為在安息日任憑一個外邦人留在危險中，不施以援手，是合法的，甚至將一個背道或信奉異教的猶太人，賴以逃生的東西挪走，也是合法的。而這些規定是出自很正派、很認真的人，他們認為他們所作的是在事奉神。

只有當我們使自己在某一個程度中進入那個時代，進入那些人當中，我們才能比較了解新約聖經所記載的故事的背景；也更明白引致猶太人拒絕耶穌，整個國家犯下滔天大罪，以致他們的土地和百姓都成為荒涼，是出於怎樣的背景和可怕的邏輯良心。

在這一切差異中，至少有一樣是他們與我們共同擁有的，那就是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接受舊約聖經是神的啓示。他們尊重這些經卷，並願意付上財產和生命的代價來持守之。他們尊崇其中每一個字，留心其一筆一劃，視之爲至上的權威。這不是在論到他們所有的傳統，乃是論到其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出自聖經的律例典章；論到信仰，舊約聖約乃是公認的準則與指引。

#### 【希伯來文舊約聖經】

可是在當時通用的聖經是那一個版本呢？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希伯來原文聖經嗎？無疑地，當他們在會堂誦讀律法書時，小學的教科書，以及拉比在學院中進深研讀時，用的都是希伯來文聖經。在他們傳統的說法裡（並不記在聖經上），神在西乃山給摩西五十五條律例，指示當如何預備羊皮紙，好製作聖經抄本，如何將這些皮卷連接起來等等細節，這些都是爲了保證抄本經文的一致與正確性。

但即使如此，顯然只有很有錢的家庭才可能取得聖經正確的抄本，因爲製作這些抄本非常費時費力。多半的人只能滿足於擁有一部份甚至不太能保證正確的經文，像示瑪 *Shema*（申六 4-9，十一 13-21）；民十五 37-41；哈列 *Hallel*（詩一一三-一一八），創造到洪水之間的歷史，利未記的前八章，以及其他經文。

在猶太人傳統中說，耶路撒冷的聖殿裡收藏有三卷絕對正確的律法書，以作最終的權威。其中一卷甚至被認爲是出自以斯拉。猶太史學家約瑟法誇稱，他在主後

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焚毀時唯一搶救出來的寶物，乃是這些寶貴經卷中的一卷。再者，即使一般民衆能取得希伯來文聖經，也可能對他用處不大，因爲後來巴勒斯坦所用的希伯來文，已經迥異於寫成聖經的語言；當時的會堂通常會雇用一名支薪的譯員，將誦讀的希伯來經文以及拉比的講道譯成通用的話。這無疑的是舊約聖經語譯本（通稱爲 *Targumim*）的來源。

#### 【七十士譯本 LXX】

我們還必需考慮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不過佔整個猶太族的一小部份；除了被巴比倫所擄而分散到各地外，亞歷山大大帝時代也有許多猶太人移居西方各地。這些人多半不懂希伯來文，他們通用的語言是希臘文。這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團體的靈性需要，再加上早期埃及多利買王朝善待猶太人，導致了舊約聖經在主前第三世紀中葉於埃及被譯成希臘文，這就是一般所說的七十士譯本，簡寫爲 *LXX*。對西方說希臘語的猶太人而言，這是聖經的標準版本，他們的著作都引自這個版本，很可能也是會堂每天的希伯來文聖經課程之後，所誦讀的語譯本。

這本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也是這許多西方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猶太人在信仰上往來的橋樑。拉比也贊同這本譯本，並講述它被譯成的軼事，說它的譯文如何完滿，又使他們的國家得榮耀，並且指出那七十位譯士更動某些經文的原因。也許我們應

該加一個補充說明：他們對七十士譯本的認同只是暫時的，因為當基督教會使用這譯本，大有能力地傳揚福音時，拉比就開始不遺餘力地抨擊定罪這個他們曾讚揚的語言——希臘文。

### 【新約引用舊約】

這個主題是馬虎不得的大題目，我們要用一些話來論到新約如何引用舊約。被引用的經文數目，有人認為共有二百五十八處，有人認為有二百六十九處，或二百七十五處。我們發現這些引用多半以七十士譯本為基礎，雖然有些地方略有更動。以福音書而言，馬太福音是最多引用希伯來文版本的經卷，它比較少引自七十士譯本。馬太福音共有三十六處引用舊約，另有六處（馬太五章21、27、31、33、38、43節）雖然引自舊約，卻以這樣的話起頭：「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有人認為這是主暗示拉比在教導這些誠命時是按著字句，而非按著律法的精意；主耶穌則解釋了這些誠命完滿的含意。

回頭來講，馬太裡的引用有八處經文與七十士譯本有差異，但與希伯來版本也有差異（太二6、十10、十二18、十三35、十五8、9、廿一5、廿六31、廿七9、10）。有六處經文，主在某些特殊場合引用舊約時，乃是引自七十士譯本，只有些微差異（太四10、十三14、十五9、十九5、廿一16、廿一44）。馬可福音有十八處經文引自舊約，路加有十九處，約翰有十五處，使徒行傳有廿九處，羅馬

書有五十五處，哥林多前書有十八處，哥林多後書有九處，加拉太書有十處，以弗所書有四處，提摩太前書一處，提摩太後書一處，希伯來書卅七處，雅各書六處，彼得前書十一處，彼得後書一處，約翰的啓示錄一處。總共新約引用舊約共有二百七十一處。

至於馬太引用舊約為何較多引自希伯來文版本，我們知道它的對象主要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所以馬太常將七十士譯本放在旁邊，而保羅主要是針對住在西方的人，所以他多引用七十士譯本。但保羅既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又原是猶太教中的傑出教師，所以他引用七十士譯本時，若遇見原文的意思或表達上的需要，他常加上修訂，或重新翻譯。希伯來書的引用，也出自七十士譯本，雖然不是一字不漏的引用。彼得前書也是這樣，只是他引用七十士譯本時，修改的比較大。雅各書的引用有一部份特別如此（比較雅四6、五20）。啓示錄唯一引用舊約的經文也是一樣（二27）。

### 【基督時代的權威版本】

我們這樣簡單地探討新約對舊約的引用，並且指出當時在巴勒斯坦以及外邦的猶太人的光景，我們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基督的時代聖經的權威版本，顯然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雖然那些熟悉希伯來原文的人，在引用七十士譯本時可能會加上一些改變與修正，這就如我們今天在使用英文欽訂本時的情形。



# 根基與印記

腓利·莫洛 (Philip Mauro)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提後二19）

根據欽訂本（中文新標點和合本也是）的經文和標點符號看來，神的根基的「印記」是指著接下去那兩句話：「主認識誰是祂的人」和「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哥林多前書書三章十一節清楚指出神的根基是什麼：「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根據這段經文和別處經文，譬如彼得前書二章四、六節，我們可以正確無誤地說出神的根基是什麼——乃是耶穌基督；無論在上建造的人如何，無論他們的工作如何，這根基都堅立不移。這段經文顯然可以對照以賽亞書廿八章十六節的「穩固根基」，而那段經文在彼得前書第二章被應用在基督身上。有些人質疑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九節「神的根基」是否指著耶穌基督，但聖經並未給我們看見，神曾立過別的根基——穩固的根基，所以上述結論應該無庸置疑的。

可是神放在這根基上的「印記」又是指什麼呢？一般認為接下去的兩句話就是在提到這印記的兩面，第一句話是神的那一面，第二句話則人的這一面。但這樣的解釋與聖經中印記的定義與目的並不一致；事實上，當我們留意古代印記的用途，正如聖經所記述的，我們將發現這兩句話實在不能構成一個印記的宗旨。第一句話是在提到對神的認識：「主認識誰是祂的人」，這一句話很難說是一個印記，它只是聖經中許多其他相似的敘述之一，譬如「耶和華知道人的內心」，或是「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等等。

第二句話是一項對那些稱呼基督名字之人的勉勵，將這樣的勉勵說成是一個印記是無法想像的，更不用說是神的印記了。一個人愈想將這些勉勵的話想像成有印記的功能，就會愈清楚看見這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想將這兩句話合成一件事，並將這合成的句子與神的根基之間，想像成印記與受印之物的關係，我們就會遇見許多困難。

但如果我們只是想明白這兩句話本身的意義，就沒有什麼困難了；要找出它們與上下文的關係，也不困難。只有在一個人想將這兩句話說成是印記，並將它們與神的根基相連時，才會出現困難。這兩句話與上下文的關係，可以很清楚地地如下所示：在十七節提到兩個人名許米乃和腓理徒，他們是基督教裡的教師，但他們表面上站在根基上，實際上卻教導有關復活錯誤的教訓，並因此敗壞好些人的信心。這種情形讓使徒需要起來宣稱（顯然保羅應用了民數記十六章五節的話）：「主認

識誰是祂的人；「那兩個人具有毀滅性的教訓，也讓使徒勉勵一切稱呼主名的人要離開不義。如果我們將「有這印記」從這節經文中刪去，我們就很容易了解它；拿掉這幾個字仍然不會影響這節經文的完整性，這證明了所提到的印記並非指著它後面的那兩句話。所以我們需要為「有這印記」找到別的解释。

第一步，我們很自然地會問印記是什麼，它的功用如何。這很容易回答，印記是標明其源頭或所有權的記號，它可以加在任何東西上，像一封信、一項文件，或某人要確認其所有權的某項產業。聖經中印記有時就這樣被一些位高權大的人所使用，像君王或其他統治者，譬如我們在列王紀上廿一章八節讀到耶洗別所做的事：「於是託亞哈的名寫信，用王的印印上。」在約伯記卅八章十四節則記著：「改變如泥上印印。」啓示錄七章四、八節則提到神的眾僕人在額上受印記，以表明他們屬於神。那些藉著耶穌基督得了兒子名份的人，在信祂之後，「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一：13）所以印記是一種用來確認的記號，這樣看來，我們正在討論的經文中那兩句話，顯然不能用來確認耶穌基督是神的根基。

通常印章是用一塊石子鑲嵌在戒指上，雕刻上持有者的記號，這樣的戒指被稱為印章或玉璽（創卅八：18，耶廿二：29，但六：17。）這印章蓋在文件上，就相當於簽了名（參斯三：12）。讓我們注意一件事，這樣的印章通常只有一面；雖然古代有時印記是用飾帶栓在文件、信或產業上，它可能會有兩面，但聖經沒有提過這種兩面的印記，所以我們在討論這節經文時最好依循聖經所顯明的情況。

在古代，印記也被用來封閉一個盒子、一棟房子、一本書或一項文件，以使未經許可的人不能打開它。就如：「所有的默示你們看如封住的書卷。」（賽廿九11）。「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但十二：9）「封了石頭，將墳墓把守妥當。」（太廿七：66）顯然「神的根基」上頭的印記不是像這樣用來封住的印記，乃是用來確認它是真實屬於神的印記。

一個印記既被用來確認所有權，就必須使人能清楚辨別出它與所有人的密切關連；它必須清楚表明其所有人，使人能因這所有人而表達合宜的尊敬。除非印記能無誤地表明一個東西的所有權，否則它就沒有任何價值；同樣地，神的印記必須是使人一看見它，就立刻能看出那受印記的是真實屬於神的。這印記只有神能放在受印記的東西上，這個神根基的印記必須能讓我們毫無疑問地確認這根基是屬於神的，而不屬於任何其他人在這考驗下，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九節末了兩句話，不可能是神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的印記。

耶穌基督是神的根基，神的房子建造在其上，這是無庸置疑的。新約聖經證明它是以賽亞預言中的主角：「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賽廿八：16）當使徒提到儘管有許米乃和腓理徒帶來的壞影響，神的根基仍然堅固立住時，顯然他想到以賽亞書這段經文。另外保羅在羅馬書九章卅三節，彼得在彼得前書二章六節，都曾引用這段預言。彼得說，那些信靠祂的人都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為靈

宮」，這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的話相符：「你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然後他接著提到他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在哥林多前書這段經文中的根基，不僅指神兒子的位格，也指他大能的工作，神的救恩植基於此。它包含了「耶穌」和「基督」兩個名字的所有意義：「耶穌」表明祂是神聖的救主，親身背負祂百姓的罪，要救他們脫離罪；「基督」表明祂是神的受膏者，被分別為聖，作先知、祭司和君王，叫神的旨意能完全成全。

這樣，「耶穌基督」成為「神堅固的根基」。那麼這印記又是什麼呢？那能確認這位人子就是神真實根基的印記是什麼呢？（因為祂論到自己時說：「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毫無疑問地，確認耶穌基督這個人以及祂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乃是神根基的印記，就是復活。這位人子的復活，乃是神對羅馬政權加在祂墳墓上的封印之回答；羅馬政權用印將祂封在死亡的境界中，人類用他的權柄加印記在「大石頭」上來封住祂的墳墓。但神的大能叫祂從死裡復活，神也加印記在祂身上，使祂成為「活石」，被安放在錫安，成為神家「穩固的根基」。

使徒們講道和作見證的主題乃是復活，他們在聖靈的大能裡傳講這件事。使徒行傳多次記載他們所傳講的核心，乃是像這樣的話：「這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神卻叫祂從死裡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

活。」（徒二：32，三：15，四：2、33）保羅也是在各處「傳講耶穌與復活之道」（徒十七：18），來立好神的根基。他傳講「耶穌」也就是神的根基，他也傳講「復活」也就是上頭的印記。保羅第一篇被記下來的講道，包含了好信息的宣告，也就是神將對列祖的應許「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徒十三：32、33）這段經文對我們的討論很重要。我們記得在馬太福音十六章中彼得的信仰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基督聽完他所作的認信之後，將祂自己更多啓示給門徒，祂在神兒子的身位中乃是那塊磐石，教會將建造在其上。而使徒保羅在剛剛我們提到的經文中，讓我們看見藉著復活基督被確認為神的兒子，保羅引用詩篇第二篇的話來證明這事。所以復活乃是神的印記，確認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再者，緊接在主宣告祂自己是磐石，而教會將建立在其上之後，經上記著：「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十六：21）這樣，主自己指出復活乃為祂是基督又是永生神的兒子的身位與工作的印記。

羅馬書一章三、四節也有相同的意義：「我主耶穌基督：：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這裡「顯明」一詞原文有「標明」的意思，耶穌基督藉著從死裡復活，以大能被標明為神的兒子。我們也可以從這段經文佐證，祂藉著復活可以確認為神的兒子。另一方面，這段經文的「從死裡復活」指的不是基督自己的

復活，乃是其他人的復活，因為它用的是複數型態的字。叫死人復活是出自祂自己的大能。復活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包含了一切祂將使之復活的人，主用這樣的話表達了這件事：「復活在我（原文直譯為『我是復活』）」。許米乃與腓理徒的錯誤，是在這方面的錯誤。

還有別處經文能佐證復活乃是神根基的印記。路加福音廿四章記著，在主復活之後，祂開了祂們徒心竅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換句話說，祂第三日從死裡復活確認了祂是舊約聖經所提到的基督（路廿四44（46））。同樣的，使徒行傳十七章記著，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因此祂的復活是確認祂是基督的印記。

進一步來說，神家建造在這根基上是耶穌從死裡復活才開始的。只有當神所揀選的根基經過試驗，並藉著復活的印記被確認之後，建造的工作才預備好要開始，這工作一直進行到今日，要建造我們成為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20（22））

我們再回來看我們已經兩次提到的使徒行傳十七章，保羅在雅典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18節），在三十一節我們找到更進一步的證據：「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祂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這裡提到復活是可信的憑據，也就是用來確認的印記，證明耶穌基督是神所設立的，要在這地上成全祂的旨意。

我們已經證明了神的根基是藉著復活的印記來確認的，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就是這解釋能不能用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如果我們發現它能解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我們就能接受這項解釋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很容易作這項試驗，因為這一章聖經的主題顯然是在第八節：「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從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這是福音的核心，復活是基督教的基礎事實，如果失去這個，就什麼都失去了，我們所信的就成為徒然，我們也就留在罪中了。如果拿掉復活，神的印記就被摧毀了，而摧毀這印記正是仇敵的主要目標。年長的保羅在他離世前夕，眼見許多自稱是基督徒的，正在離開福音的信仰，他就勉勵提摩太要記念耶穌和復活，也就是神的根基和其上的印記。雖然第八節和第十九節間隔了許多經文，我們仍然將它們連在一起，因為第八節的主題就是整段經文的主題，而這個主題那麼重要，所以被一些經文隔開便不影響這兩節之間的關連。而這些保羅最末了的信息，也與我們這末後的日子有特別的關係。一切承認耶穌基督是神的根基的人，都會同意這兩節的關連，至少就所提到的「根基」而言是如此。這樣我們已擁有夠多的證據，下結論說這能確認耶穌基督是那真實作根基的石頭的復活，正是神對祂的位格與工作的印記；否則在這一章中我們也找不著別的答案。如果十九節緊跟在第八節之後，我們就可以很確定地說根基和印記分別指著耶穌基督和復活；但即使這兩節中插入了這些經文，仍然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保羅勉勵提摩太要記念耶穌和復活，他說這是「我所傳的福音」。事實上，他正是為此擺上他的生命和力

量，他為這福音受苦難，又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第10節）。這救恩只有憑藉著聽信福音才能得著。他樂意為這福音受苦甚至捨命，因為「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後二：11-13）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請記得我們仍在同一個主題中。）保羅勉勵提摩太不單要記念保羅，也要記念別人，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14節）。他應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15節）。這裡「真理的道」，特別是講到第八節的真理，那是一切真理的核仁。保羅作比較說，那些反對真理之人的話，乃是如同毒瘡越爛越大（17節）。保羅繼續提到有一些人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所以許米乃和腓理徒的錯誤與復活的主題有關，這就使我們來到第十八節。所以我們看見第八節的主題一路引到第十九節，是這整段的主要論題。保羅並不是說那些人否認這項真理（耶穌基督的復活，以及在祂來的時候那些屬基督之人的復活），乃是說他們錯誤的教導它，而主要的錯誤與時間有關，而時間乃是復活要素。顯然他們把復活完全靈意化了。現在保羅用他起頭的話來作這段經文的結束，說明雖然有些人的信心被敗壞了，但神的根基卻堅固地立住；雖然有些人在復活的真理上錯了，但神的根基上頭有印記的確認。

照這樣的解釋，我們建議十九節的經文在「印記」之後加上句點。經文內容並不需要更動，而我們已在前面指出十九節末了兩句與上下文關連。顯然這兩句話與後面的經文有密切的關連，也就是大戶人家中貴重與卑賤器皿的引喻。

我們將本文的討論綜合如下：

第一，我們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之外的經文中，發現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是穩固的根基，神在其中建造；我們也發現藉著祂從死裡復活，神確認耶穌基督為祂所設立的人，因此祂被「標明」為神兒子（羅一：4）。所以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之外，我們就證明了復活是神放在人子耶穌基督和祂的工作之上的印記。

第二，我們發現「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這是保羅所傳福音的核心），是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十九節上下文整段的主題。

從以上這些敘述，依我們看來無可避免地會得著這樣的結論：耶穌和復活乃是保羅在段經文中提到的根基和印記。

我們可以看見十八節的「復活」，在文法上乃是十九節關係代名詞「這」（印記）的前述詞。雖然許米乃和腓理徒的錯誤主要是與聖徒的復活有關，而不是提到主耶穌自己的復活，但基督身體中的肢體的復活正是有關復活的基礎真理。用主的話來說：「我是復活，」就涵蓋了整個真理；復活乃是神為耶穌基督的位格與工作加上印記。否認聖徒身體復活，就會否認基督身體復活，所以這是一體的真理。神的根基乃是一個永遠的根基，而上頭有復活作其永遠的印記。



他因所受的外傷與內傷而疼痛暈眩，又斷了幾根肋骨，但他先掙扎著將自己清理一下，雖然他抖動的很厲害，又渾身無力，主卻奇妙地保守他平安，又使他自己回到家——大約一個小時以後。

吳漢斯牧師很快來到主的面前，就像他每次遇見這種變故時所作的一般，他求主指示他為何容許這事發生，是否他不夠緊緊與主同行？是否他作了什麼使得全能者的保護似乎離開了他？（在這之前有許多次他遇見惡人向他發烈怒，主卻將他隱藏在蔭下。）是否主想要指示他，如同基督指示祂的使徒一般：「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他也應該這麼作嗎？（無疑地，這樣的想法看起來是最合宜的解釋，因為他愈來愈覺得主要他在別的地方傳福音。）無論如何他必須恢復健康，他也覺得必須分出一段時間等候主。帶著這樣的想法，他搭火車離開紐約前往加州，中途在芝加哥停留幾天。

在芝加哥往加州的路途上，當他等候主時，主給他這樣的話：「我要為你建立一個家。」隨之而來的亮光是，至少神要建立紐約的工作，無論主是否還有別的意思。在加州待了一個月之後，他回到紐約，靈魂體都已得著更新。從此以後，有一個逐日更加明顯的改變臨到他的服事中。但同時他很小心地守住主給他的話，至少廿年之久沒有跟人分享，他也没有自己去作什麼事來成全這些話，就像有些得到應許的人會作的一樣。但他帶著很大的興趣，留心看神如何成全祂的話。

### 【新會堂】

第一個清楚的成全，是一九四五年立巨屋五旬節教會取得目前座落於哈門街457號的會堂。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會眾繼續使用租來的地方，但隨著日益增多的人數，他們必需另外租了三個地方，來容納主日學班級。然後在一九四五年元月十三日房東通知租了十九年的教會，必需在二月二十八日，就是六個星期後搬家。主很奇妙地帶領，使會眾能找到 Wyckoff Heights 長老教會的會堂，是一座相當新、哥德式建築的磚房，離原來聚會的地方只有幾條街。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禮拜五，在這裡開始第一次的聚會。兩個教會的會眾決定合併。

儘管有許多整修的工作要作，包括蓋一個受浸池，但在立巨屋五旬節教會廿週年慶時，一切都已完妥，可以舉行獻堂禮拜了。獻堂禮拜在十二月七日舉行，超過四百人前來參加，詩班獻了兩首詩：「向神歌唱」與「神信實極其大」，很合適當時的情景。吳漢斯牧師引用以賽亞書六十六章一、二節講道，然後全會眾手牽手圍繞教堂，先將自己然後將會堂獻給主。當他們這樣作時，神的榮耀與大能降下，充滿在他們身上，以及這座建築物。

神開始成全祂的話，祂正在建立一個家！

### 【夏令營地 Pilgrim Camp】

第二年——一九四六，神更進一步而且出乎意料地成全祂建立一個家的應許。

在七年前，吳漢斯牧師因為知道營會帶來的祝福，曾建議在一九三七年加入教會同工的 Charles N. Andrews 以及 Gordon P. Gardiner（賈德納牧師，即本文作者——譯註）將他們主日學班級帶到喬治湖兩週。以後每年都有這樣的營會，直到一九四四年。女孩子的營會也開始每年舉行。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營會的領導者們覺得若要繼續這項工作，而且作的有果效，就必須有自己永遠的地方，並且有擴展的容量。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主直接的領導下，營會的領導者購得現在稱為 *Pratt's Camp* 的營地，座落於紐約州白蘭湖畔，卅四英畝大，有現成的建築物，可以立刻使用。到今天（一九七五年）已舉辦了卅屆營會，這株神所栽種的葡萄樹結出許多果子，祝福了世界各地許多人。

## 第七章 越洋有工待作

然後在一九四七年，主開始加一塊巨石給祂所正在建造的房子。一九二五年在吳漢斯來到紐約之前，主曾藉羅炳森師母對他說：「這世界是大的，越洋有工待作。」神藉此將這個思想的種子栽植在他心中。神將如何成就以及何時成就，他並不知道，他只將它交在啓示這事的神手中，讓祂按祂的方式和時間來成就。最初他以為，或許在紐約兩週的特別聚會之後，下一步神就會帶領他到所愛的瑞士去。

神確實這樣帶領，只不過不是兩週，而是八年之後。在他一九三三年的旅程中羅炳森師母曾寫信給他：「我對你的旅行和為耶穌所踏出的每一步極感興趣，而且感興趣之程度是遠超過我所能告訴你的。基督正在帶領你，願祂在你的裡面，也藉著你成全祂的旨意。」

### 【歐洲的事工】

那次旅程雖然很蒙福，但只是為一九三七年第二次旅程鋪路。在這次旅程中，他不但在瑞士服事也在德國與南斯拉夫服事。神很確定地一步一步引導他，這第二次的旅程後來也顯明不過是在未來年日更偉大事奉的敞開之門。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到歐洲旅行是不可能的，但進到天上施恩寶座的門卻是大大敞開的。所以在大戰期間，吳漢斯牧師將自己投身於關切歐洲靈性需要的禱告中。結果是，主在一九四七年安靜地卻是篤定地打開一道又寬大又有功效的門。那年秋天他訪問了歐洲，那是他首次在那裡的傳福音事工。在這之後廿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南斯拉夫帶領聚會。也有許多年日，藉著盧森堡廣播電台播送他的錄音帶，將福音傳遍整個歐洲。

這些服事帶來的祝福與果子中，包括了德國、Kirchheim/Teck 的教會，吳漢斯牧師應邀在這個城市帶領特別聚會，一九五〇年有三位弟兄開始固定的聚會，因著神的祝福羊群開始持續增加，而需要一位牧者，於是吳華特牧師（Walter Waldvogel，吳漢斯牧師的姪兒）於一九五三年一月開始牧養這個教會。最初會眾在租來的會堂



聚會，但藉著立巨屋教會的牧師與會眾的幫助，他們在一九五六年買了一座可愛的建築物作會堂。

這樣，主藉著羅炳森師母以及在他心中賜給他的話，開始完全應驗。

#### 【Bread of Life 月刊】

一九五一年教會開始發行月刊 Bread of Life（生命之糧）——這是神所建造的房子中另一塊基石。這份刊物的主旨是要供應讀者靈糧——其內容包括成熟禾場的報告，特別是吳漢斯牧師在歐洲的福音事工，以及靈修性文章、傳記等，還有用「上好的麥子」為專欄題目的羅炳森師母的信息，這題目是吳漢斯牧師自己挑選的。

因著吳漢斯牧師從羅炳森師母的一生得著巨大的影響，所以在 Bread of Life 發行的廿四年之間（到一九七五年本文寫成時，事實上這份月刊一直發行到一九八六年其主編，也是本文作者去世為止——譯註），幾乎每一期都有羅炳森師母的信息。

雖然 Bread of Life 的發行情開始時並不大，卻流傳在世界各地，而且它的影響力藉著其中許多文章被譯成各國語言而流傳更廣。其中譯成德文的月刊 Sieg des Kreuzes 每月發行情達到兩萬份，不但流傳在西德，也達到東歐許多國家，還有世界各地說德語的百姓當中——包括非洲、澳洲、南美洲、亞洲、加拿大、和美國。其中許多文章也被譯成中文、印度話、法文、斯拉夫語、以及其他語言。